

经典战史回眸

古代战史系列

逐鹿关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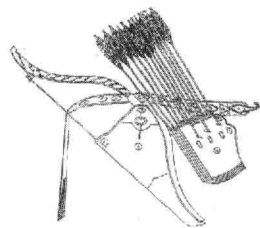
大清王牌八旗军的崛起

李湖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逐鹿关外

大清王牌八旗军的崛起

李湖光 著

经典战史回眸
古代战史系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逐鹿关外:大清王牌八旗军的崛起/李湖光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7

经典战史回眸·古代战史系列

ISBN 978-7-307-16034-7

I. 逐… II. 李… III. 八旗兵—军事史—史料 IV. E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1445 号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h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0 字数:403千字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6034-7 定价:44.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楔子 无敌神话	001
第一章 八旗缔造	006
第二章 全面战争	060
第三章 逐城争夺	094
第四章 弧形包围	140
第五章 四处出击	185
第六章 巩固霸业	226
第七章 最后决战	252
尾声 神话终结	302
主要参考书目	311
致谢	314

楔子 无敌神话

熟悉中国古代军事史的人都对“女真满万不可敌”这句话耳熟能详，它赞誉公元十二世纪崛起于关外（泛指山海关以外之地，大致范围相当于今天的东北三省与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白山黑水”（即长白山和黑龙江）地区的女真族，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竟然能够横扫表面上还很强大的辽国与北宋，建立起统治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长达一百年之久的金国，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战争奇迹，以致彪炳史册。

在建立金国的那些女真部落之中，最具实力的是以黑龙江省阿城县为根据地的完颜部。完颜部众基本统一女真诸部之后，在领袖阿骨打的带领下于1114年（辽天庆四年，北宋政和四年）九月干出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就是起兵反抗宗主国辽国。

辽国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全盛时期的疆域从西边的蒙古阿尔泰山附近延伸到东边的日本海，从南边的燕山与太行山山脉一带延伸到北边的大兴安岭，是东亚地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阿骨打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毫不畏惧地树起反旗，仅仅凭着最先召集的二千五百人，就敢主动出击，不顾一切地杀向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县附近），痛击了优势之敌！同年十一月，他计划召集三千七百名“甲士”再次出征，可是及时赶到前线阵地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情况不利，但女真人知难而上，又一次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县附近）奇迹般击败对手，追击至斡邻泺（今吉林南郭尔罗斯公爷府一带），杀得敌人尸横遍野，缴获了大量军械与辎重。尽管前来迎战的辽军号称“步骑十万”，结果却是连战连败，以至于《辽史》嘲讽他们“每遇女真，望风奔溃”。《金史》则做了一个很有预见性的评论，声称：“辽人曾经说过‘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然而一直到出河店之战结束后，女真兵的人数方才开始“满万”。言下之意是“女真兵尚未满万，已经无人可敌，假若这支军队满万，谁与争锋”？这是在二十四史等官修史书之中最早论及“女真满万不可敌”的记载，而且一言成谶！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女真人果然以过万的兵力摧枯拉朽一般横扫各地，而自身的力量也随之像滚雪球一



▲金代女真人。

般越来越大。经过不懈的努力，继承阿骨打之位的完颜吴乞买于1125年（辽保大五年，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初俘虏了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最终灭亡了辽国。

天祚帝绝非唯一一个被女真人俘虏的君主，北宋的二帝也在不久之后成为了阶下囚。1125年（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年底，金国开始发动了灭宋战争，派军越过燕山与太行山山脉，南渡黄河、逐鹿中原，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先后两次包围北宋首都开封，最后于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年初成功夺取该城，俘获了宋徽宗、宋钦宗两父子与一大批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其后，金军押送着长长的俘虏队伍凯旋北返，北宋灭亡。不过，金军的战绩虽然辉煌，却并不完美，因为他们未能将北宋王室一网打

尽，竟让康王赵构成为漏网之鱼。而渡江南下的赵构建立了南宋小朝廷，在朝不虑夕的情况下苦撑危局。

在这一场跌宕起伏、高潮迭起的宋金战争中，金军最抢眼、最广为人知的精锐部队是“铁浮屠”与“拐子马”。

“铁浮屠”之中的“浮屠”两字，本是佛塔的意思。顾名思义，所谓的“铁浮屠”，就是形容那些全身披上重甲的士兵，好像铁塔般魁梧，故又可称之为“铁塔兵”。他们头上戴着的两重铁制兜鍪（这东西周匝皆有长檐，下面还垫着毡子，能够对脑袋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类士卒临阵主要承担攻坚的任务，他们在步行进攻时常常用“皮索”或“铁钩”将数人连在一起，既能显示同生共死之意，又能防止有人临阵退缩。例如在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

金天眷三年）发生在长江以北的顺昌之战中，“铁浮屠”军人的强悍表现让一些亲历战阵的宋人震撼不已，相关的报告被收录入《三朝北盟会编》这部宋代的史学名著之中。此外，这类士卒后来还出现在陕川战场上，《宋史》在给抗金将领吴玠、吴玠兄弟俩立传时对此有过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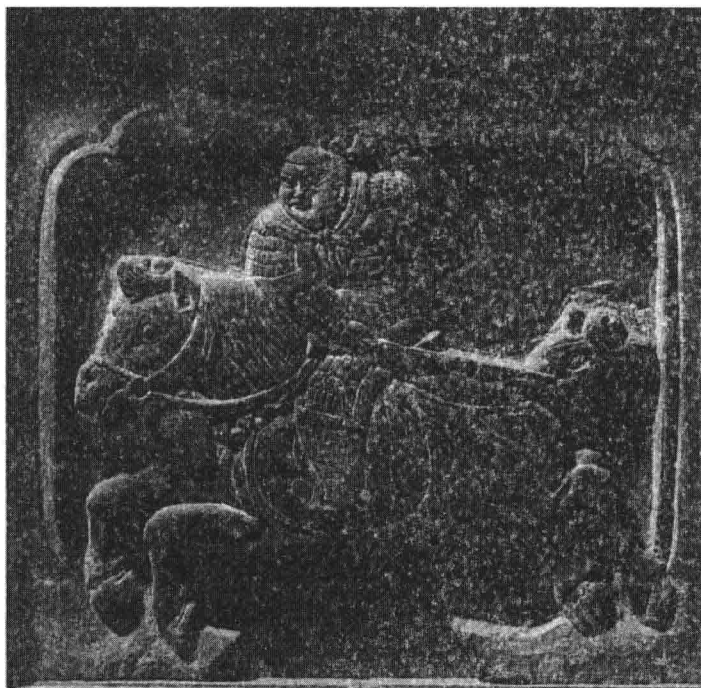
在金军之中，还有另外一支部队也是人人皆穿戴铠甲，所以极易被人误认为是“铁浮屠”，不过，这支队伍全由骑兵组成，就连骑士跨下的战马亦披挂着铠甲，故此又有“铁骑”之誉。据说他们发动进攻时常常以数人为一组驾驭着战马并列向前，像一堵移动的墙壁那样推进，具有雷霆万钧之势，会给对手造成莫大的心理压力。这支精锐部队的成员全部是女真

人，一般布置在阵营的左、右翼。由于在宋人的一些地方俗语中，左、右两翼又可称之为“两拐子”，故此，这支金军骑兵被宋人赋予了“拐子马”的称号。

话又说回来，善战的金军虽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灭亡了辽国与北宋这两个大国，取得了让世人目瞪口呆的战绩，但绝非“满万不可敌”，它在随后的日子里征伐南宋时，就屡遭挫折，关于这一点，《宋史》与《金史》不乏记录。当时，痛定思痛的南宋君臣经过整军备武，使得部队的战斗力获得提升，因而在战场上多次击败兵力过万的女真军队，当中表现最出色的将领是岳飞，而“岳家军”大破“拐子马”的故事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脍炙人口。正是在岳飞等名将的力挽狂澜

之下，才使得风雨飘摇的南宋政权屡次转危为安，得以苟安一隅。金军战斗力衰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显然与开国宿将相继离开人世有关，但不管怎么样，金国最终还是保住了对辽、宋开战的大部分战果，直到百余年后才覆灭。

对于金军，即使是曾经战胜过他们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战斗力不容小觑，《宋史》记载吴玠说过



▲金代骑马武士。

的一番话就很有代表性，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曾经镇守北疆和困扰北宋近百年的西夏军队交过手，后来又参加了抗金，他将这两个对手加以对比，冷静地分析道：

“我跟随兄长吴玠与西夏军队较量时，两军每一次战斗持续的时间都不长，通常在一进一退之间就分出了胜负。至于金人，则具有‘更进迭退，忍耐坚久’的特点，他们军令如山，将士有必死之心，每一次战斗非累日而难以决出胜负，而且‘胜不遽追，败不至乱’。这样强劲的对手在我以前的征战生涯中未尝见过。”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由此可知女真人绝非浪得虚名，他们在战争舞台上的精彩表演远胜于由党项人组成的西夏军队。西夏后来向金国称臣朝贡，也算是历史的必然。

按照传统的看法，金国之所以由盛转衰，立国未满百年而灭亡，是由于女真人的后裔进入中原之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被汉人同化，他们原先剽悍的气质也随之变得柔弱起来，因而战斗力一日不如一日，最终步西夏的后尘亡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蒙古大汗忽必烈在登基之前经常与身边的博学多才之士讨论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说过“金以儒亡”这样的话，可见不管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它确实源远流长，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金国先后将二百多万女真人迁移入中原。这个国家灭亡之后，留在中原的女真族慢慢被汉族同化了，也有部分人融入蒙古与朝鲜等族之中。然而，留在关外故乡的女真人还有不少——据统计，在元代，

那里的女真人还有二百多万。他们仍然过着原先的生活，顽强地保存着本民族文化，保持着尚武的本色。虽然这些没有“汉化”的女真人暂时就如一盘散沙般缺乏凝聚力，但他们有朝一日如能加强团结，重新崛起，那么，“女真满万不可敌”这个沉寂已久的神话完全可能会沉渣泛起，在世间重新流行起来！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后来确实重现于世，可这时已经距离金国灭亡三四百年了。灭亡金国与南宋的蒙古贵族也早就被发动起义的汉人驱逐出塞外，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执政的大一统王朝——明朝，也已经建立起来。到了明朝末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金国的后裔自居，又一次于关外的“白山黑水”地区崛起，把人世间闹了个天翻地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努尔哈赤在扩张时不可避免地与明朝这个立国二百多年的老牌帝国发生了血腥的碰撞，并在沙场上接二连三地取得辉煌的胜利，将山海关以外之地搞得血雨腥风、哀鸿遍野。因而，“女真满万不可敌”的说法又被以史为鉴的人们从故纸堆中翻出来，一传十、十传百，以致这个重复古人的论调一时之间甚嚣尘上，天下汹汹。那时，很多明人在讨论关外的战局时都会提及“女真满万不可敌”，还有文人将这个说法写入书中，出版发行。比如张鼐、程开祜、彭大翼、沈国元等人，就分别在《辽夷传》、《筹辽硕画》、《山堂肆考》、《两朝从信录》等

著作中，不厌其烦地散播着这个说法。甚至，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之后，这种说法仍长盛不衰，例如清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魏源在《圣武记》中就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句话。直到清朝灭亡之后，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孟森还在自己的《明清史讲义》中固执地说道：“古云‘女真兵满万不可敌……’”可见，数百年来，这句话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很多文化人的脑海里。

根据专家的统计，明朝的人口数量最高时可能已经过亿，并拥有数以百万计的

军队。由此可见，反明的女真兵假若真的“满万不可敌”，那么，其战斗力可说是“以一敌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可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他们认定世界上真实存在过这样的常胜之师。

为何那么多人将十二世纪的女真与十六七世纪的女真混为一谈，仍旧沿用“女真满万不可敌”来评价努尔哈赤及其部队呢？非常之人必做非常之事，这一切将要从头细说。

第一章 八旗缔造

探本溯源，“女真”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唐初，它在地域与不同的族群之间传播，在互相传译时难免使读音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了“朱理真”、“诸申”、“主儿扯惕”等等不一而足的叫法。后来，在官书的传抄中为了避开辽代兴宗耶律宗真之讳又曾经将“女真”改为

“女直”。它据说由古代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部落发展而成，但其实是一个包含了很多不同部族的共同体，最后形成了这个广义的概念。由于在十二世纪前期建立了金国，女真人此后备受瞩目。到了明代的时候，女真族以及其他生活于关外地区的非蒙古部落又常常被明人混淆在一起，全部当作金国女真人的后裔来看待。

清太祖努尔哈齐家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他的祖先最早可追溯到明初的猛哥帖木儿（后来被追尊为“肇祖原皇帝”），此前的都是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猛哥帖木儿本是翰朵怜军民万户府的头目，居住在松花江与黑龙江的交汇之处，与胡里改军民万户府毗邻而居（翰朵怜与胡里改这两个军民万户府均是元代设立的军事机构，其成员一向被视为女真人）。当时，生活在关外各地的林林总总的女真人，有的从事传统的渔猎与畜牧业，有的逐渐开始务农，有的同时兼农业、牧业和渔业。故此，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一样。元末明初天下大乱，元政府在关外的统治秩序逐渐瓦解，



▲明代女真人。

翰朵怜军民万户府与胡里改军民万户府的部众把握时机离开北部的苦寒之地，一起结伴南迁，进行了数千里的艰苦跋涉，终于靠近了经济更加发达的朝鲜与辽东地区。其中，猛哥帖木儿所部迁移到了图们江下游的浑春江，居于朝鲜北部庆源与镜城一带，而胡里改军民万户府的部众在首领阿哈出的带领下迁移到了奉州（今吉林以南）。

明朝取代了元朝之后，将关外纳入了统治范围。并在开国之初招抚了关外地区的大量女真部落，先后建立了一百八十多个卫所（明代的军事机构），任命了大批部落酋长为官，这些官衔的名称有都督、都指挥使、卫指挥使、千、百户、镇抚等等，这些职位一般都是父死子继、世代承袭的。明朝还一度在关外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它位于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成了这个地方的最高军政统治机构，统率归附的蒙古、女真部落。女真酋长一旦接受朝廷的招抚，便拥有了与明朝进行经济交流的权利，他们凭着朝廷颁发的敕书（或者印信），能够顺利通过明军在边陲地区设立的关卡，定期前往京师朝贡。他们献上土特产，并获得朝廷的赏赐。那时候，明朝为了显示泱泱大国的风度，刻意厚待朝贡者，赏赐的财物常常超过朝贡物品的几倍，因而女真酋长们的每一次朝贡行动都能获利而归。他们还可以凭着采集的人参、猎取的各种动物皮毛以及饲养的马匹等物产与明朝边境军民展开贸易，以获得耕牛、农具等生产与生活的必需

品。为了便于管理，朝廷把一些活动于长白山、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牡丹江等广大地区的非蒙古部落都视为女真人，并逐渐把这些大小不等的部落笼统地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野人女真三大部分。据统计，到明朝中后期，朝廷发给女真诸部的敕书已达到一千五百道，其中建州女真五百道，海西女真一千道，可见双方通过朝贡、互市等方式进行的贸易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不断的发展。而那些接近明边境的女真部落普遍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他们的饮食习惯、衣着材料与居住的房屋都与明人相近。

南迁的阿哈出与猛哥帖木儿，都成为了建州女真的首领。阿哈出成了明朝设置的建州卫的第一任指挥使，而昔日与他毗邻而居的猛哥帖木儿在1405年（永乐三年）也成为了建州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在接受朝廷招抚的同一年九月亲自前往京师朝贡，得到了明朝皇帝朱棣的亲自接见。随后，他将部众从朝鲜北部迁移到了奉州附近，与阿哈出为邻。后来，朝廷另设建州左卫，由猛哥帖木儿掌卫事。猛哥帖木儿对明朝非常忠顺，曾经带着部下跟随朱棣征伐长城以北的残元势力——鞑靼。事后，他为了防备鞑靼报复，一度避祸于朝鲜会州。明朝对猛哥帖木儿的忠顺深为嘉奖，一再对其进行封官晋爵，先后升其为都督僉事、右都督之职，他的弟弟凡察也官居都指挥僉事。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先有不少人死于非命，这些不正常的死亡总是与明军脱离

不了干系，其中有的是尽忠而死，有的是叛逆而死，而第一个为此丧命的正是猛哥帖木儿。事情的起因是一度臣服于朝廷的鞑靼千户杨木答兀野性未驯，骚扰边疆军民、虏掠牲畜，然后逃往翰木河流域。辽东都指挥金事裴俊带领一百六十多人前往招讨，不料在1433年（宣德八年）八月十五日被杨木答兀纠集了三百多人拦截在路途中。猛哥帖木儿与他的弟弟凡察及儿子阿谷先后赴援，终于带着明军杀出重围，安全返回。可是同年十月风波再起，杨木答兀召集八百多人前来寻仇。猛哥帖木儿与儿子阿谷陷入困境，同时战死，他的另一个儿子董山在混乱中被趁火打劫的“野人”部落所虏，简直是家破人亡。幸而死里逃生的凡察在敌人退军之后收集伤亡惨重的部属重振旗鼓，成为了建州左卫的新首领。

猛哥帖木儿是效忠明朝而死的，他的儿子董山却是背叛明朝而死。董山被俘后因及时交出赎金而重获自由，此后，他与叔父凡察一起迁移至灶突山下（辽宁省新宾县附近）的苏子河口，与移居到此处的建州卫首脑李满住（阿哈出的孙子）合住。明朝为了给董山安排一个职位，于1442年（正统七年）二月把建州左卫一分为二，增设了建州右卫，由董山掌左卫，凡察掌右卫，从此，建州有了三个卫。这些卫所的四周群山环绕，在军事上易守难攻，使自身安全得到保障。随着岁月的流逝，建州三卫的势力日益壮大起来。明朝却逐渐由盛转衰，特别是1449

年（正统十四年）在怀来附近的土木堡发生了一件“举朝震骇”的大事，数十万北征的明军被入境骚扰的蒙古瓦剌部打得一败涂地，就连随军出征的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也成为了俘虏，致使明朝国威几乎尽丧。形势的变化使得建州三卫的首领们改变了态度，他们早就对边关明军平日勒索女真钱财等不法行为有所不满，现在乘机作乱，多次进入朝鲜与明朝境内抢掠人口、牲畜与财物。例如，《明英宗实录》记载了当时辽东总兵向朝廷的一次奏报，内容称开原、沈阳、抚顺千户所这些地方在1450年（景泰元年）五月遭到了外敌的入境劫掠，为首的有李满住、凡察、董山、刺塔（海西女真头目）等人，参与的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与野人女真，他们与蒙古人互相呼应，出动的人数竟达“一万五千余人”（这是明代的史书中首次明确记载来犯的女真人超过万名。即使辽东总兵的奏报有所夸大，但女真人敢于公开向明朝挑战，具备一定的动员能力是不行的）。按照史书的统计，边患最严重的时候，女真人竟然在一年之内入犯九十七次，“杀掳人口十万余”。尽管来犯的女真人成千上万，但基本上仍是各个部落的松散的联合体，内部的凝聚力不是很坚固，并且从未在战场上歼灭过明军的主力。故此，与传说中的“女真满万不可敌”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实际上，带头进犯明境的建州女真，他们的人口总数还不是很多，朝鲜的史书《李朝实录》指出，李满住所部在1451年（景泰

二年)有一千七百余户,而凡察、董山所部的人口就少一些,仅有六百余户。

本来,几个世纪之前兴起的金朝已在关外地区建起了不少的铁矿以及相应的冶铁手工业,聚集了一批掳掠而来的汉人工匠,具有打造出各种精良兵器的能力。可是,金朝的灭亡对于关外的女真诸部来说是一次历史倒退,他们在兵荒马乱中又回复到了不能冶铁的落后状态。那时,女真人很多兵器非常原始、简陋,他们削木做马镫,以石块、动物的角或骨骼为箭镞,不但比不上明军,而且与朝鲜人相比也有不小差距。要想更新装备,需要依赖从外面输入铁器,因而女真人总是想办法靠打猎与采集得来的各种土特产与汉人或朝鲜人交换各种铁制军械。可是,明朝限制铁器输出,甚至有时连铁铤、铁铲与针剪等生产工具也在禁售之列,由此导致女真人非常不满,成为他们进犯的借口之一。

震怒不已的明朝君臣开始采取种种手段打击女真人,首当其冲的是建州诸卫。朝廷派人招抚董山,诱令入贡。董山误以为朝廷既往不咎,带着右卫首领纳郎哈(这时凡察已死,由其孙纳郎哈袭位)等数百人以貂皮等土特产朝贡,结果遭到明臣的训诫与痛责。其后,明将赵辅把董山及其部属一百一十五人拘留于辽东广宁。不甘束手待擒的董山持刀反抗,但被明军镇压,致使一些女真人死于非命,另外一些人被擒(不久,董山伏诛,纳郎哈被送入锦衣卫大狱)。紧接着,赵辅于1467年(成化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指挥五万人

马,会同一万朝鲜军队,分路围剿。无力硬拼的女真部落立刻作鸟兽散,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剿,两军总共杀死包括李满住父子在内的建州女真千余人,焚烧了大量庐舍,缴获的“牛马器仗”等物资多不胜数。此役,建州三卫的首长们或被捕,或受诛,令建州女真受到惨痛的损失,元气大伤,在随后的五六十年一直未能恢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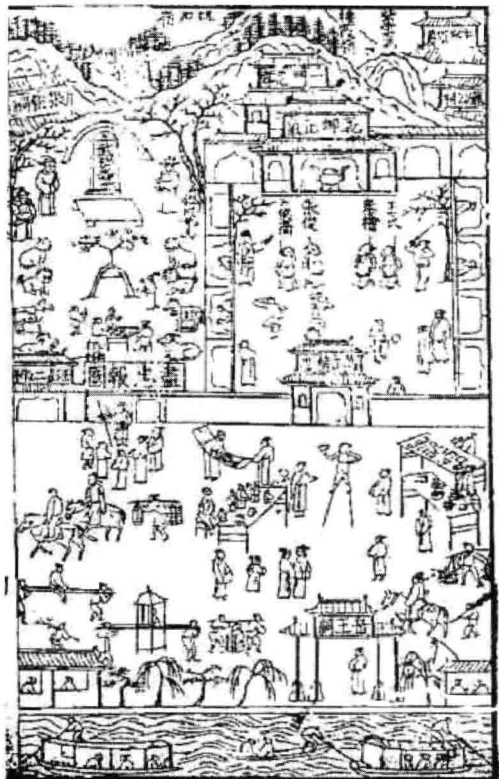
董山是历史上第一个被明军杀死的努尔哈赤的祖先,这时虽然距离明亡清兴还有一百多年,但已提前种下了明清仇恨的种子。明朝摧毁了建州女真的老巢之后,转而放弃“大棒”政策,改用“胡萝卜”进行安抚,让建州诸卫酋长们的家属袭职。董山的儿子妥罗与孙子脱原保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与地位,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做明朝的附庸,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他俩先后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并多次入京朝贡,以示尽忠。可是到了嘉靖年间,左卫的首领却变成了家世不明的章成。这类“统系失坠”的事也发生于其他的卫,例如李满住的后裔在嘉靖初年还掌建州卫之事,其后也销声匿迹了,表明关外局势逐渐起了沧海桑田一般的变化,以建州三卫为主的部落联盟在激烈的内部斗争中已经分化瓦解。同时,新出现了浑河、完颜、栋鄂等一批部落。

董山还有一个儿子叫锡宝斋篇古,他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虽然没有做过建州左卫的一把手,但也被明朝任命为都指挥僉事。锡宝斋篇古的儿子福满是努尔哈赤

的曾祖父（后来被清朝追上谥号为“兴祖直皇帝”），他共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四子觉昌安（后来被迫尊为“景祖翼皇帝”）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居住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附近），他才智出众，能召集众兄弟一起抵御附近部落的欺侮，使家族逐步得到复兴，其势力扩张至苏子河以西二百里范围内。他带领族人努力发展生产，经常携带着人参等土特产到明朝与朝鲜境内贩卖，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当积蓄了足够的钱财之后，他就千方百计更新自己部属的武器装备，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从外面购买铁制品。由于

明朝官方限制铁器的出售，他们在很多时候就转求于朝鲜。他们还把获得的铁锅、铁铤等物品打碎再熔化，加工成铁制兵器，在此期间，建州与海西女真诸部的生产力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能够产铁，并拥有自己的工匠，但自产的铁器仍然供不应求。尽管如此，在他们装备的兵器之中，昔日用木头与骨头制作的马镫、箭镞等物已经逐渐被淘汰。铁制军械得到了广泛使用，甚至连那些“斤两重、面积大”的盔甲也改用铁制，并在军队中得到推广，战斗力也得到相应的增强。

觉昌安共有五个儿子，他的第四子塔



▲明代繁华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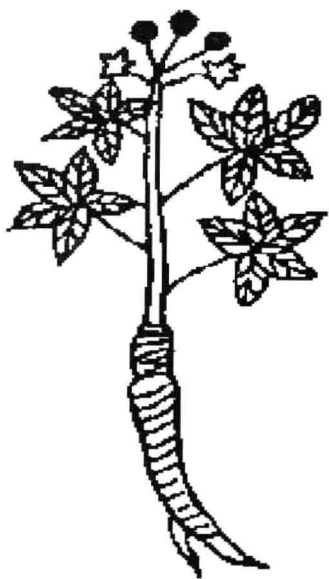
克世（后来被迫尊为“显祖宣皇帝”）是努尔哈赤的父亲。觉昌安据说接受过明朝封予的“建州左卫都督僉事”，塔克世当过“建州左卫指挥”，都与朝廷的关系比较好。也就是说，从猛哥帖木儿开始，他的子子孙孙效忠明朝已超过二百多年，尽管其间双方的关系有过波折，但彼此始终没有改变宗主国与附庸的关系。

这时，蒙古势力在辽东的影响越来越大。早在明朝成化年间起就逐渐控制漠南蒙古的鞑靼诸部，已经在嘉靖年间分裂为两大部（左、右两翼）。其中，左翼迫于右翼的压力，从宣府、大同的边外的传统牧地东迁辽河河套，与活动在辽东的一些蒙古、女真土著部落互相勾结，把整个关外搞得天翻地覆，使明军疲于奔命。乱世出英雄，不少女真酋长乘乱崛起，亦有人建国称汗。

值得一提的是，女真人的崛起还与经济因素有关系。明朝到了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开国之初的崇尚俭朴逐步变成追求奢侈，造成这种原因当然离不开商品经济的日趋发达。特别是随着西欧于15世纪成功开辟新航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中国向世界输出巨额的丝绸和瓷器，而产自日本与美洲的白银经马尼拉、澳门等地大量流入中国（这些海外输入的白银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要多。到后来，有的学者认为，美洲出产的贵金属，有超过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之多”经过各种贸易渠道进入了中国。详见

美国历史研究者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白银的大量涌入助长了国内方兴未艾的消费浪潮，并在社会各阶层当中形成了金钱至上的氛围。此后，无论是上层的官绅士子、还是市井的爆发户都乐于追求时髦，讲究享受。他们日常的饮食、服饰、住所与室内的摆设都更加浮华。来自关外的人参、貂皮、鹿茸、珍珠（东珠）等奢侈品大行其道、充斥于世。

特别是人参，尤其受到人们的格外喜爱，成了紧俏货。人参号称百草之王，有极佳的药用价值，我国古代人参的产地主要在太行山区域与关外的长白山、大兴安岭等地，产于太行山的上党参到了明代已经濒临灭绝，因而人们的消耗以关外人参为主。明人对人参的无厌求取刺激了女真地区采参业的发展，一些女真人为此放弃了农业与渔猎，专门从事采参。采参者一般在夏季五月来到不见天日的深山密林之中进行搜集，他们披星戴月、餐风露宿，有时还会发生意外，因为迷路等原因而死于非命。不过，含辛茹苦的劳作也能换回不薄的报酬，根据明朝档案的记录，1584年（万历十二年），一些女真部落在开原镇北关与广顺关的马市上一次就卖出人参三千六百七十九斤，当时的价格是每斤值银九两（人参最初是论“斤”计算的，可是经过无节制的挖掘而导致“物以稀为贵”，多年以后用“两”来计算），仅仅此项他们就得到了三万二千五百多两银子。如果算上卖出的貂皮等特产，他们的收入还不止这个数。收入激增者变得越来



▲《本草纲目》中的人参。

越财大气粗。相反，某些挖不到人参，捕不到貂鼠的女真人由于心理不平衡，时不时会骚扰一下马市，甚至强行抢夺财物，使边境形势更加复杂。

明朝官兵本来就有经商的传统，边防军人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大肆插手边境贸易，他们经常横行马市，强买强卖，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例如《明神宗实录》记载1579年（万历七年），宽奠参将徐国辅的弟弟徐国臣企图压价收购人参而殴打女真人，致使怀恨在心的女真人入塞抢掠，为祸不轻。总而言之，稍有生意头脑的明朝边境军民无不尽量想办法从女真人手里低价收购人参，再在内地高价出售。在内地，名贵的人参甚至成了货币的代用品，成了官场与生意场上热门的交际物。如果人参长成人形，价

值更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形补形”的食疗法有关。谈迁的《枣林杂俎》记载，后来镇守辽东的总兵官李如松曾送给朝中“某侍郎”一株人参，重达十六斤，“形似小儿”，可谓参中极品，羡煞旁人。

关内的白银正源源不断地流向辽东一隅之地，使那里变得空前繁荣昌盛，发财的机会好像无处不在，让一切财迷心窍之人垂涎欲滴。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为了争夺人参等特产的资源，各方势力无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时难免兵戎相见。镇守边关的明朝官员、蒙古鞑靼左翼与女真诸部纷纷牵涉其中。明朝辽东地方官员一向与活动于关外地区的蒙古土著以及女真部落打惯了交道，对不请自来的鞑靼左翼非常反感。这时，活动在山西、陕甘边外地区的鞑靼右翼已经和明朝达成和解，双方通过朝贡、互市等形式开展规模宏大的经济交流。但迁移到辽河河套的鞑靼左翼却继续受到明朝的经济封锁，彼此处于敌对的状态中。左翼诸部的首领们肯定不甘心，为了打开内蒙贸易的大门，他们采取了极端的手段，企求用战争来胁迫明朝改变政策，因而常常出兵进入辽东境内烧杀掳掠，甚至祸及与辽东相邻的蓟镇，使这些地区硝烟弥漫、烽火不息。

不少女真部落在这个混乱时期乘机发展起来、并扩张势力。这一次，抢先出风头的不是建州女真，而是海西女真（相对关外的其他女真部落而言，海西女真与金



▲《三才图会》中的明代蒙古人（代称：匈奴）。

代女真的传承关系最明确，但也混入了别的部族，这反映了民族融合乃大势所趋）。很多海西女真部落原本居住在呼兰河流域，后来陆续经松花江南迁，聚居于明朝开原以北的广大区域，形成了著名的“扈伦（扈伦是‘呼兰’的变音）四部”，当中包括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这些部落的西面与蒙古朵颜三卫为邻，东面与建州女真接壤，在地理上处于交通枢纽的位置。海西女真部落之

中著名的酋长有叶赫部的竹孔革、哈达部的速黑忒等人，他们相继臣服于明朝，被明朝授予职衔。特别要指出的是，速黑忒所部占据了一个做生意的有利位置，它就在广顺关之外。明朝在那里开设了一个边贸市场，并与速黑忒维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因而哈达部有时被明人代称为“南关”。南关长期忠顺地为明朝守边，是明军控制关外地区的得力助手。速黑忒的儿子王忠、孙子王台等人相继得到朝廷的扶持。特别是在王台掌权之时，部落的势力达到了旺盛的顶点，控制的地盘扩展至“延袤几千余里”，他成了女真人之中第一个自称为汗的强者。除了南关之外，还有一个“北关”，这个地方与叶赫部有关。叶赫部的头目竹孔革由于与明朝打交道时叛服无常而被速黑忒的儿子王忠杀死，之后，竹孔革的后代清佳砮、杨吉砮等人移居于镇北

关之外与明朝做生意，因而叶赫部又被明人代称为“北关”。北关的势力与南关比较起来相形见绌。而清佳砮、杨吉砮在与朝廷打交道时也不如南关首领忠顺，显得桀骜不驯。

在海西女真叱咤风云的同时，建州女真也逐渐出现了名闻一时的领袖，其中的佼佼者有王杲（王杲做过建州右卫都督。努尔哈赤的父亲与祖父在这一时期尽管拥有一定的势力，但还未能成为独当一面